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

七

化園書館

Wark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元豐類藁卷之二十八

表

謝熙寧五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熙寧五年曆日
壹卷者竊以振舉舊章推明新曆欲謹天時之正俾諧
人事之宜貌是孤生與均寵錫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力
行大道惇叙彝倫贊天地而平四時理陰陽而成萬物
爰茲頒朔咸暨有邦臣敢不深究土風詳求氣序躬勸
耕桑之業輔成坯冶之仁仰望闕庭臣無任

謝熙寧六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熙寧六年曆日一卷賜臣收管

者一與外符之寄拜蒙班曆之恩久矣去朝幸茲拜賜
中謝竊以天地陰陽之動不得違時虫魚草木之生必
皆有政故茲告朔宣布有邦伏惟皇帝陛下兢慎萬幾
協諧五紀式謹王正之授俾知民事之常臣敢不動靜
詳觀夙宵祇奉庶召和平之氣用禪化育之仁臣不任

謝熙寧七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七年曆日一本者顧
漸孤拙與被寵靈中謝竊以陶唐之定四時稽于曆象
虞氏之齊七政審以機衡蓋求於天道者能盡其宜則
施於人事者不違其序伏惟皇帝陛下聰明好古仁厚
愛民深原制作之方務協生成之理在於垂憲尤重頒

深以

正臣久去闕庭遠臨藩服惟竭遵承之力庶符欽順之心臣不任

謝熙寧八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八年曆日一本者竊以治曆于中所以察天時之運動班正于外所以一王度之推行舉是彝章施于有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至仁不世盛德無名協五紀以遂群生合二儀而成萬化迺明告朔咸俾守藩臣敢不悉心究詳勵精遵奉庶盡承流之効俾無作事之違仰望闕庭臣無任

謝熙寧十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熙寧十年曆日一卷賜臣者竊以

推行歲時天道所以化育考正曆度人事所以財成故
頒朔之舊章為守邦之先務伏惟皇帝陛下德兼載燾
仁及昆蟲體履中和叙九疇而開物欽明象數齊七政
以導民臣獲奉正正親承聖詔念闕庭之方遠藐然江
上之身感星晷之憂新尚嘆周南之滯仰望旒宸臣不任

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進奏院迺到宣一道賜臣元豐元年曆日一卷者一遠
闕庭十移星曆顧凋零於齒髮無報補於毫分中謝伏
惟皇帝陛下叙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陽寒暑
絜不若時草木昆蟲舉皆遂性循用頒正之典寵詒分
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

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惟體在民之意庶禪及物
之仁仰望冕旒臣不任

謝元豐三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元豐三年曆日一本者竊以
脩人事者又也正時明天道者在於治曆爰從頒布俾
一奉承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則大居尊躰元凝命成六
府三事之叙合志於虞遂八政五紀之宜同方於禹是
遵人統用謹王政獲以守邦預於受朔勸幽土耕桑之
業方務承流采堯民作息之歌庶知戴德仰望旒袞臣
不任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

伏遇皇帝同天節臣預於本州天慶觀鷲嶺興化禪院
大殿上建置道場一月日及設齋功德疏各一軸金鍍
銀軸頭紅羅複封全上祝皇帝聖壽者竊以績禹撫期
蓋自天而開迹生商肇祚實與世以為歸故預託於坏
鎔皆永思於戴燾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性由仁義德備
聖神維候紀於長羸屬祥開於震夙是敢致嚴道妙嚮
意佛乘庶將不轉之心用獻無疆之壽臣無任

英宗實錄院謝賜御筵表

伏蒙聖慈以臣等編脩英宗皇帝實錄今月十四日開
局賜臣等御筵者方次舊聞已叨優禮省楮非稱慚負
失容中謝伏以先帝功德之殊將傳後世儒者文章之

用正在此時猥以空竦誤當屬任甫磨鉛而就職遽置醴以均息寵異群司幸踰素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永懷先烈務廣孝思故因始於信書俾特封於燕豆所懼不能名乾坤之至德摹日月之大明上以副陛下顯親之心下以盡愚臣歸美之志惟粗明於書法庶少補於素餐臣等無任

代皇太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克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者寵踰於德愧甚於榮輒露危誠仰干睿聽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衮衣備物禮均土宰之崇土宇分封位列真王之貴非智能

是以謀國勞烈是以及人屬在休明詎容玷冒若臣者
侗然固陋眇爾擇蒙雖南逮勝衣習為容於超拜而方
思就傳賴齒學之漸磨庶幾識古今之通方知國家之
大軀施於為已可以持循必也當官覲無違曠已叨分
於將鉞復誤假於公主虛冒鴻私未伸薄効敢圖獎渥
荐及謫微視儀數於三台超爵名於五等既加真食仍
益麥田固非錄善而量能又異校勞而數最將安稱此
自顧缺然而况皇帝陛下處父子之間常先義訓君臣
之際每徇公言伏望察臣精懇之由衷不顧小嫌之反
汗許還新命俯遂微情使臣得奉定省於晨昏稍安幼
志報生成於天地更待壯年臣無任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二表

伏蒙聖慈以臣所上表陳乞蒙息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克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特賜批荅不允者輒布愚衷未回宸聽仰闕誨諭弥集兢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明德懿親在天功而有助隆名重器為國論之所歸然後材位不浮望實相稱若臣者夙依煦育生處深嚴雖無好弄之心甫逮垂髫之齒方圖講學知臣子之大方庶得周旋奉君親之素教故意靡緣績用荐被寵靈遂兼將相之榮仍極王公之貴雖參諸邦典或故事之可循而質以人情實煩言之可畏願茲冲昧尤積震惶伏况皇帝陛下新一代之尋章

草千年之流弊方循名而責課以官方而任人其於明
信賞之科必先於近然則推至公之誼宜始於臣惟
特寢於謾恩可曲全於拙分使乾坤之施不累於私親
則塵露之微庶幾於報上臣不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
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乞蒙賜批荅不允仍
繼來章者祗膺詔版彌積醜顏蓋崇大於宗藩以盛強
於帝室豈伊獎溢可假幼冲中謝伏念臣器匪夙成材
無特異徒歸依於鞠育每親炙於高明欲善在身忘髡
髦之至弱知書可學慕佔畢之相從庶繇受教於童蒙

覬獲成能於壯大敢意攬攸司之密啓循歷世之彛章
寵以官儀體均於丞弼殊其爵列秩右於公侯揣稱何
堪踰涯已其知隆名之難冒迫大號之既行控避莫從
震惶滋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心潛高厚智極精微推
賡愛之仁以隆於父子蓋大公之義以薦於君臣故舊
典之當行雖至親而莫間致茲異數猥及譴能臣敢不
仰躋聖懷勤遵慈訓省躬擇術庶不蹈於匪彛臨事知
方或可收於近用臣無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
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荅不允仍

斷來章者竊以盛威儀於宰路以重朝廷強形勢於宗
藩用臨方夏宜兼獎渥屬在親賢誤及幼沖倍深兢懼
中謝伏念臣蒙休宸極託蔭慈闈未闢六甲之書甫在
兩髦之歲揆村至薄曾無特異之資知善可選竊有自
強之志已塵高位愧之微勞詎意仁恩更崇命秩抗等
威於元宰躋爵列於真王自顧空疎將安報稱此蓋伏
遇皇太后殿下輔成世教陰厚人倫均至愛於諸孫假
餘光於捍齒致茲異數猥被謨能敢不自勵童蒙嚮慕
日新之益庶幾壯大仰酬坤育之私臣不任

代皇太子延安郡王謝皇后賤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

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荅不允仍
斷來彰者異其恩數兼將相之殊榮尊以爵名極王公
之寵列雖優隆於天屬必攷察於人材假是幼冲懼非
宜稱臣某以感以懼叩頭伏念臣性非蚤悟學未少成
徒依均養之私甫及垂髫之始已蒙休於帝所獲備位
於宗藩豈意慈憐更加褒進夫位崇者德厚祿重者功
高而臣無可錄之勞能冒非常之禮秩此蓋伏遇皇后
殿下彌綸內治則象坤元博鞠育之至仁推獎成之素
志致茲溼澤誤及童蒙敢不晝子職之微勤無忘砥礪
荅母儀之大賜庶補毫分謹奉稱謝以聞臣以感以懼
叩頭謹牋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
備官無効竊寵過優尚瞻清近之班仍獲安閒之幸中
謝伏念臣器非閎遠性不敏明徒嗜好於文章寔推移
於歲月濫名儒館接武朝紳與整坰牧之蕃參莅神州
之劇進聞邦計出假使符會仁祖之升遐圖信書之示
後起於衰病寄以討論旋躋右史之華遂冒西垣之選
惟茲典禮屬在奉常猥用滯蒙首當摠領悉心謀慮雖
務竭於愚忠安意變通遂自垂於素論寔干昭憲奚遑
嚴科荷屈法以申息止奪官而補外罪浮於罰慙溢於
顧何僥冒之使然寔矜全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乾剛獨漸坤厚燕容躬親庶政而炤之以明付用群材
而養之以恕故俾燕榮於近侍尚容竊食於外邦仰戴
生成將安補報敢不服勤夙夜期練達於政經延見吏
民一順作辭書以誓一作布宣於上德庶收未效少答鴻私仰
望闕庭臣無任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犬馬之質難駐於頽齡日月之光尚攀於爰景臣藻誠
悲誠哽頓首頓首伏念臣出於悴族進以謏材文辭請
說制策之科衆稱華選儒館掖垣經帷之職世謂清塗
獨偏竊於美名蓋親逢於亨運至於總銓衡之要劇領
京邑之浩煩茂有勞能可論報稱冒寵靈而過厚致災

疾以交攻迫霜露之所侵且將漸盡幸髮膚之無毀得
以全歸方去闕庭長投泉壤輒陳遺志猶及能言伏願
皇帝陛下御六氣之和慎調興止享萬年之祚永庇華
夷再念臣偷殘息之僅存覬餘恩之可丐敢祈仁睿終
賜矜憐臣有男進士崑孫男某親堂弟茂共出寒鄉稍
親薄技封菲不棄儻微祿之獲露魚水一作菽可供庶游
菴之未餒伏望聖慈並於文資內安排安茲工澤愧在
忘廉保存歿之孤縱託始終之大賜生而無益曾莫及
於啣環死或有知猶庶幾於結草仰望旒表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太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

詆惟此方彫瘵之舊屬比歲凶飢之餘任在拊循懼無
稱效中謝竊念臣受村不敏託勢甚微竊即位之寵多
濫憲臺之優選因蒙中詔獲備外邦方喜便於庭闈遽
已罹於家禍苟全生理復齒班榮用久次而得州以親
爇而易地低回積日龜勉至官忽披新恩復還舊印江
湖孤蹇之跡道路奔馳之勞甫茲即安敢忘盡瘁自惟
最爾何以及茲茲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日月之光旁
照萬物天地之德平施四方猥致妄庸誤蒙器使當力
行於寬惠上副至仁惟少假於寵靈庶成薄効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賜欽恤刑獄勅書表

進奏院遞到勅一道賜臣欽恤刑獄者屬在煩暑聖躬

無倦於焦勞言念繫囚恩旨遂加於惻憫中謝伏惟尊
號皇帝陛下繼祖宗之功德體天地之生成發政施仁
恐遺於一物勝殘去殺思厝於五刑謙不自專動遵故
事眷幅員之至廣軫囹圄之未空申明詔以丁寧飭守
臣之撫視豈止奉行於時令固足感召於人和臣與披
德音當宣上意惟盡哀矜之理庶符欽恤之心臣無任

元豐類藁卷之二十八

元豐類藁卷之二十九

疏

熙寧轉對疏

唯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
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與圖天下之事
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
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
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
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
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
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

天序亦詔群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
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
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欤臣愚竊計殆
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畧固將比
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
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
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
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
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作
赫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
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

開

館
24

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皇變之異在

地則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

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一作從而察今之

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廢務一切

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恐之計則不足

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

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

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

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

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

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一作者思

本一作者思

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
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
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
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
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
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
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
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備盡也
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
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
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接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

開

能
24

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

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是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是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之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之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以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比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奈

開

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是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
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
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
超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
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
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
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
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
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
清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一作謂陛下有更
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

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
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勉一作知學
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
志則當懇誠惻懼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
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復之
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
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
之物外不累蔽一作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
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
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
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

深以

館

ry

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後心作心之不踰
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以成法
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
之薄惡振綱紀之他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
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
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
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
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
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
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林謂之士而議論有所
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

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
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夫之教者非臣
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
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

及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自
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
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
族德形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
食菲衣綈務遵節儉臺卑園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

開

館
心

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魚其於憂憫元元

勤勞度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祗慎蓋於饑疥登而訪問

至於夜分每群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奏事

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

以加此其淵謀遠略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為世則者

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慮非可闕測

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則憫自晚周秦漢以

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凶踵襲

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

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

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震

動群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効蓋刻意尚行
不差毫髮縉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惕勵無懈頃臯
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
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
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
於學為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
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
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効特起於三代
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又本於學為報於陛下
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
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

深以

館

ry

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
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傳
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
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取脩
乃來又曰惟歎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
甘盤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
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
於孔子之自叙則自有十五而志于學至于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天以孔子之聖又志于學其學之漸每
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
所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揚

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
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
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
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傳畜之貴
妙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
至於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問
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
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
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
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
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為

深以

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
無方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此也堯舜湯
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
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
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
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
文而紬繹其說博者深思無有解倦其折衷是非獨見
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
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持起於三
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
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

志未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又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歛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求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各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

深以

毛舉叢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
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元豐類稿卷之二十九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一

劄子

移滄洲過闕上殿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
焉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
以耒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
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
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
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
之于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
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

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未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早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遠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

綱目

館
24

憲克紹克類保在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
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溲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
容徧覆樓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
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于京德二百五十
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
無雞鳴犬吠之驚一作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
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排之廟所以為帝者
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
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
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
用舍之際一措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不輒罷免世

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接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
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始
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
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
日天下聞之路莫巷哭人人感動歎其得人之深未有
知其所終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
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
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
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
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
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

開

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
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
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
政治所出大氏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
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
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
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
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
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
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
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

審反復至於緩固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
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
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
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
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
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
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
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
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
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頌史憚也其憂
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

深

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
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
尊意論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
窟穴之眠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
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籛齋橐負以致其摯者
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袖服而戲豫東南
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
鬯馮允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
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
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
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

無援抱擊折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
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
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由與武王之所由繼代而成
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
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
至於兎置之武夫行脩於隱牛羊之牧人受及微物無
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
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
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誥俾勿壞蓋歌
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
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

深

將來聖人之所以列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
造功業猶太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
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
昭法威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
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
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
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
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
公為最盛之時而泐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
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
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

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
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
祚而垂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
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
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機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
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闕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
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
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
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

少助萬一令無是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
於書其在堯舜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
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
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
宰相之事也其在罔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其戒
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
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
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
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
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羣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

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
絲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
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揆揚下位而已亦以閱
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贊之大指
也贊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
如此贊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
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
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未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
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
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頒史累歲不能
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

開

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率二人以開以陛下之明甚於群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率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為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闕御史一員

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
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
臺省長官舉吏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
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
疎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
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
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
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登
百工度績咸熙可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
惟陛下察其疎密詳加損益取進止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日
蘇軾殿進呈

請令州縣特舉士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詳如此然此特於王歲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

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
孫洪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
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
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固跌其高第其可為
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
禮掌固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不
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逐郡一人不足擇掌固以補中二
千石屬文學掌固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
之法詳矣比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
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

深

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
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
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
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
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厲之實行課無
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林之本意欤誠今州縣
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今佐升
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
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
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
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固之

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
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
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
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
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
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
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
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
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脩政
事不率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

開
以

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疎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官
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中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
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
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上元豐三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帝批發進呈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

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
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
當兩月計其大槩則今之專力之兵一當古之兼農之
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爲羨卒周有天下諸侯
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爲兵四千

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
百萬為八十倍少於古以跡言之其專力兼農之人固
異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
者兵出於農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國無預焉
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預焉此
今之兵又於民為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民
其干戈屢動則至於發閭左之成漢魏而下亦皆以民
為兵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至于後周隋唐脩列府
衛而兵復近古天寶以後曠騎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
之後綱紀大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
之兵至其其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千五代而國之廢

深

直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興撥亂世反
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旅而東以法
制天下之惡子非繇之以刑而自列於行伍非毆之以
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邑以戍疆場非獨為朝廷之
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者實賴其力況
又其費少於古其便多於民近世以來制兵之善未有
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其於常武尤
屬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銳武庫之兵繕治工巧治
古所未有臣誠不自揆計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當
擇將率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
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

則用李漢超於閔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
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
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昭義其備西戍則用姚內
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州王彥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
州大抵如內斌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
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
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
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覆信賞罰
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
者百里之地為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
卜者非將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今

深以

東南之隅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絕之勢溪洞林麓
深僻之虞而此諸路之兵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邏
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又乏人向者邕州
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於虜息之鼠竊而能稽
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
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綱
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
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緩急是用以銷奸萌除
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
戍兵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取進止

月二十一日
垂拱殿進呈

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議經費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例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

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

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
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
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
舊者其浮者又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又本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
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
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
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
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人
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
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

深以

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論而知也伏惟階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寄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日 奏

請減五路城堡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

待罪三班脩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
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
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年七十有四熙
寧較於嘉祐為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而熙河城
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此
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夫將之於兵猶奕
之於碁善奕者置碁雖疎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
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接攻守足以相赴所
保者又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
面得筭多也不善變者置碁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
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接攻守不

深

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
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
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則用士少
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猶之善奕也
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又多則兵
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
得筭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
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咸鎮兵數萬
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疎所保者又其地也仁愿之建
三城皆不為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
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

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
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強場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
也以奕棊况之則城不必多臣言不為無據也以他路
况之則北邊之備故以遵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
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
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
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
明常受成筭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
出萬全之畫常諉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躰
理之所當然况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
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

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
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任
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是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
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能
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
千歲已來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
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睿聖有非常之六畧同符太
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
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
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
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筭妙不益兵而東南之

備足有助聖慮之織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之所

裁擇

任將篇見本朝政要策

貼黃五路城堡據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數目如此
竊恐係舊來城堡自來屬樞密院差遣後來逐度方
降到窠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數目加多甚雖
是舊來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亦是立城太多

元豐類纂卷之三十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一

劄子

再議經費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略盡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二作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皆倍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

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一作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前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迺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迺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畧以三年出

入之籍較按

一作

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

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

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

臣又畧考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

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

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武

加考察以類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

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

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後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歲

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

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

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

得何為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質而加之勵精以變因循苟簡之敝方大脩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詒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財擇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脩定官制今百工度務類別以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慮彌綸之躰固已詳盡然推行之始去故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群吏萬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持夫開而後辨推而後通則必有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

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彛倫庶政叙行於下內外遠
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
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
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
區處自立叙名分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
循行舉明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
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
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勒已定則命出之
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為六官之首試即而
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
常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

令僕射尚書侍郎郎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為其任之
煩簡使省書審決其當屬郎員外郎其當屬尚書侍郎
其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為科別如此則新命之
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
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
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
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
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
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
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加
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

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內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一作不待政出之日問而後辨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於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彛倫庶政叙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區區之愚戾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知治躰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撥增損實符聖斷惟陛下之所財幸取進止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事

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太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顛顛跂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之間或吏屬因循或簿書緣絕其於督察漏畧檢防散逸弥綸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架閣有未備者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憲令圖牒簿書案牘皆當次比整齊欽藏識別以至於官寺什器凡物之屬公上者亦皆當鈎考詳於簿錄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漏畧散逸之敝非獨儆當今典領之儆且以絕異時追究

之煩取進止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為書

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今陛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蓋作憲垂法繇古以來其於大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時凡巡守四方則皆脩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歲有更革况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說泥於一偏之跡哉故陛下更制改作其彌綸大意則遠躡周官而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後宜

應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謀不牽常筭此謂斟酌損益
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斷其不
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謂明制作之躰惟
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群臣之所能望也
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群臣庶位皆明知其職
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効其實而攷
察者欲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
易者也今度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
明白之文使內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熙庶績而康萬事
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
飭戒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

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文字
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
委曲章明施於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
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為
世作則之心取進止

史館申請三

臣脩定國史止依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至於書事
隨便今畧具條目進呈其餘文義曲折難預為之例
者須候著撰之際徐更隨宜候書成日為逐篇述傳
繫於末卷以見論次之意蓋若預為定例恐於文義
須至拘牽就例或有所妨其書事隨便今畧具條目

如左

一 群臣拜罷見於百官表

一 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逐志

已士更不於本紀載述之類

一 各位雖崇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或善惡有可見者則附見之

一 善惡可勸戒是非後世當考者書之其細故常行更不備書

右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有合申請事具下項

一 自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增有各位或素在立

園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勲勞或有貢
獻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
述之文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來所脩國史
須合收採載述恐慮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
至今歲月已遠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漏畧欲乞
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在外委逐路監
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諭
以朝廷之意欲使名臣良士言行功實傳之不
朽為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合要顯揚使
得見於國史以稱為人後嗣之義各令以其所
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

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委官以官
用傭寫字人書寫校正其曾任兩府兩制臺諫
之家須逐家一一詢訪無令漏畧各限自指揮
到日一月內取到文字發送史局其逐路監司
州府逐縣長吏各具無漏略文狀連申

申中書向未編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見得從初
名目及樞密院有編集機要文字并兩處有錄
得累朝御札手詔副本文字欲乞令檢送本局
以備討論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據舊書及更加採摭以脩紀錄外竊
慮五聖臨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聞及自來更

開

有紀述發明文字歲在宮禁者欲乞特賜頒示以憑論
次所貴祖宗功德傳布方冊得以周盡
右取進止

請訪問高驪世次

臣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統升骨城驪號曰高

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
徙聖曆中藏子德武待為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為國元
和之未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
之際高驪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推
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
子佑佑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蓋自朱蒙至藏可

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各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佑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徼所遣使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也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興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緣其興也自建始欲抑建之先已有興者歟自天聖至熙寧四十三年之間而徼復見於中國其繼詢

深以

而立者欤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徽於詢為何屬
如其言可論次是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
方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知四夷之
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取進止

貼黃欲乞諭畢仲衍因話從容訪問或來使未能盡
對即諭以候歸本國討尋記錄因向後別使人附來

高驪世次

高句驪其先出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感日而孕
生朱蒙及長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得免至紇外骨
城居焉號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
死子莫來立

漢武帝元豐四年城朝鮮置驪立世次王
元菟郡以高句驪為縣屬七驪立世次王

莽時發高麗兵伐胡不飲行遂皆出塞為冠歸咎於句
駟嚴尤誘而斬之莽乃大悅更名高句麗王為下句麗

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復其王號其不著

莫來裔孫宮立冠遼東之間宮死子遂成立安帝建光遂

成死子伯固立北史云宮死伯固死子伊夷模立伊夷

模死子位宮立位宮死元孫乙弗利立類冠弗利死子

釗立安立史失其世次西云以高麗王安為釗魯孫璉

立晉太武時始遣使璉死孫雲立後魏考云建和五年

立雲死子安立後魏宣武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成

死子湯立湯死子元立隋開皇大業元死弟建武立武建

之立隋末也唐高祖建武死弟之子葢立建武為蓋蘇

建武弟之子葢立建武為蓋蘇建武弟之子葢立建武為蓋蘇

中書令之子正觀十八年遣李勣伐之十九年太宗親

深

卷之四

征高麗之戰 龍朔元年遣任雅相以三十六軍水陸分途觀

平壤城執藏其地蓋朱葺子德武為安東都督聖曆后

蒙至歲有國九百年矣 同光天成間高驪國王高氏累

元和末遣使稍自樂工至 同光天成間高驪國王高氏累

遣使朝貢 莊宗時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同光後唐

二百年 高麗國王王建立 明宗長興二年

國事王王建遣使朝建死子武立武死子昭立 建隆三年

五年 昭死子 立 開寶元年太平興國二年 立

來貢 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 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

元平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 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

五年 來貢 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 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

優詔 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 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

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遴命牙將朱仁紹至登州訪之州

將以聞 召見仁紹 賜誦細函 詔六年 來貢 乞師優

詔 誦死弟 詢立 大中祥符七年 天聖八年 末貢

之 誦死弟 詢立 大中祥符七年 天聖八年 末貢

誦死弟 詢立 大中祥符七年 天聖八年 末貢

誦死弟 詢立 大中祥符七年 天聖八年 末貢

元曲類纂卷之三十一

開化圖書館
Kaihua library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二

劄子

論中書錄黃書黃舍人不書檢

臣初掌書命中書吏以錄黃書黃并檢赴臣簽書其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至錄黃書黃然後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臣曾巡廳言檢草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恐於理尚有未盡且錄黃書黃并檢一體相須而成當書之官未有一書一否也况錄黃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者事君之體固然也其檢舍人不書欲以為別異執政乎則錄黃書黃并檢一體相須而成事君之體於例當一一書之間方其嚴上則未有可

以復伸下也伏尋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
衆務無不關決其各執所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太宗
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須
執論比來遂無一言駁論若准書詔勅行文書而已人
誰不堪今舍人不押六曹惟掌書命而事干書命者又
不書檢竊尋故事未有可據而然也或謂事干書命者
有除改行遣因依故舍人不當書檢然向來書檢已連
除改因依况除改因依參於典故即無舍人不得預聞
之理臣詳本朝之制官司佐屬蓋有得書檢而不得書
行移文字者未有得書行移文字而不得書檢者此又
於理可疑臣固非欲書檢也顧緣職分不敢苟止伏乞

開
以

政詳理體斷自聖裁令臣得以遵守取進止元豐五年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省事

臣檢會中書外省昨准門下省連到詳定官制所狀內
事件有申明下項

一檢會官制所元豐四年十月七日上殿劄子元擬

門下省印給事中印奉聖旨門下省印尚書省印

門下給事中印中書舍人之印尚書列曹別具啟

定取旨餘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

臣今看詳通進司文字既隸給事中文字合使門下

給事中印

一給事中廳狀勘會請到門下外省印未委合於何

處收掌

臣今看詳上件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則
以次官

給事中願狀四月二十九日准詳定官制所發到
狀二件為分撥人吏并院子事各係申門下外省
今來未審係是何官書判施行

臣今看詳應申門下外文字合係本省散騎常
侍以下進簽書

狀後門下外省批已施行外五月六日送中書外
省施行訖即却繳送合屬去處

臣今看詳逐項事件並只是指揮門下外省及

給事中聽其中書外省雖准批送施行即未有
定制中書外省及舍人廳事務明降指揮兼官
制所狀內一項稱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
又一項稱門下外省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關
即以次官是則中書舍人及中書外省各合有
印今來已有中書外省印其中書舍人之印即
未給到未應得官制所狀內元定指揮及右省
官除逐廳各有分職外其外省事務見今中書
舍人與起居舍人通簽若將來常侍以下至正
言員是消與未消逐一通簽如不通簽即未審合
係是何官書判施行如合通簽亦乞明降指揮

右取進止

貼黃今後因逐司申明立法有與別司事體相同者乞令便據逐司事務立條貴免更有申請重煩聖聽兼免逐司事體相同施行不一如乞臣所奏乞立此條令今後應干修條處並依此又舍人諫官舊各有印蓋緣本職文字慮有事干機密難就別官用印故事中書舍人判省雜務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

臣伏見真宗議封泰山問三司使丁謂隨駕兵士或遇泥兩支賜鞋錢動須五七萬貫如何有備謂奏隨駕之士披帶已重若有支賜如何將行欲令殿前都指揮使

曹爨先問軍士路中或有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各與
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各使骨肉請領
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隨駕兵士骨肉在營得便到
特支錢物甚安人心曹爨尋問皆曰隨駕請得何用燕
難以將行若如此皆感聖恩遂定東封之計車駕往回
略無關誤臣籍以謂邊防給賜士卒可推此行之在公
可省輦運在私可無負致營護之勞而士卒之家又速
得錢物濟用伏乞詳酌如有可采出自聖意施行取進
止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不曾上在

臣伏以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為鄉

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
為執推之至於五鄉為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
資於衣食則為農資於備禦則為兵其所恃之理然也
後世言兵者以謂九夫為井此入陣之法所由出也
立家為執此師旅之法所出也臣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改取法法於鄉田蓋古者
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既廢而兵農始殊秦
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
秩嗇夫游徼三者掌教化嗇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
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
制自五家為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取
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

開

也臣昨守亳州亳為多盜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繆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具下項

一諸處自來盜賊並是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是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甲之法使五家為保蓋欲察舉非違之事一保五家若有一家藏匿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一家有素來無賴之人即四家無由不知而法禁之中不責其類情蓋比則人於鄉里誰肯告言若為設禁防使不告官者因事發露則有相坐之刑人情自愛誰肯苟容此乃

本立保伍察非違之意也所察者歲匿惡人之
家所以為人除患固非閑_闔訐之路傷隣里之義
也若歲匿之家自不能捨同惡人何所容入盜賊
不禁而自熄理之所可必也欲乞指揮外來浮浪
行止不明_{之人保內類}不得_{合止本}素來無賴之
之_{人凡有出入並}須_{告知本保}若保內_{舍止}外_未
浮浪行止不明_{之人}犯_人嚴斷同保不糾_糾不言
有_本素來無賴_{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
係籍之人出入不告本保本保不糾亦並科不言上
之罪犯人嚴斷所責有所閑防可以暗消盜賊况
自來州縣亦往往有禁絕舍止浮浪及籍記惡人
之處可以斷得盜賊別無擾煩兼保甲條諸保內

閑

館
ry

有外來人如行止顯有不明即收領送官則是法意蓋已及此今來所乞只是申明更欲詳條伏乞裁酌施行

一伏見熙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內如遇有賊盜晝時告報大保長已下同保人戶即時前去救應追捕

如入別保即遞相繫鼓應接襲逐元豐二年詳定上條節文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

保遞相告報襲逐舊有鋪屋及鼓處依舊仍論臣竊以謂元條及詳定互有詳略若合而用之則彌

綸之意無所不備今欲乞指揮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擊鼓報應襲逐並

置鋪屋及鼓仍輪保丁巡宿如此則保伍之內既

不得容止惡人巡宿之法又備如有賊發則合力
追鋪措置無所不盡於本置保申之意委曲備具
亦古者井田守望相助後世置鄉亭徼循盜賊之
遺法也

一伏見熙寧勅節文諸巡檢常於地分內巡警解字
所在州給與印曆逐季點檢臣欲乞相度指揮重
法地分巡檢尉常於地分內巡警每旬具所到
地分申州仍給與行程印曆每季本州將旬申與
印曆委官點磨違者取勘施行州不督察監司按
劾以聞如此則制置捕盜之官事躰均一理在及
行不容苟簡之人得以廢法使捕盜之官分巡不

止保甲候望轉相承接盜賊所向輒遇譏察籍發之謀必自哀熄或有伺間不逞之人亦易敗獲右取進止

存恤外國人請著為令不曾上

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風失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度從此隨捕魚船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陳願來明州候有便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券差人押來臣尋為置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據泉州奏到奉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裝同天節日亦令冠帶

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輪遠失鄉
土得自托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
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券差人徒步押來恐朝廷矜恤之
息有所未稱檢皇祐一路編勅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
今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事理不同緣
今來所降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
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
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
食闕衣服者官為置造道路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
折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稟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
仁恩待遇之意取進止

請減軍士營教

臣伏見諸軍教閱之法並只合平教一次舊例有晚教者即更晚教向來教閱之法初行之時諸軍欲要訓練早得精熟是以早晚教外諸營更有營教今來訓練日久各以精熟甚有踏硬出格之人諸軍事藝見今分作三等欲乞相度其事藝在第三等者與免營教一日在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二日在第一等與免營教三日所貴人情悅慕升進得事藝者多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臣蒙恩轉官已曾面陳及具劄子辭免懇誠雖切志願未諧夙夜省循不皇寧處是用再干梳衮伏望必賜允

從臣以謏才當陛下即政之初勵精思治與在廟堂首
當大任所宜佐陛下循守法度重惜名器使息無誤施
官不虛授四方觀聽知朝廷慶賞得宜則衆情必皆勸
慕欲正其本當始於臣今若首玷寵榮不知固避使朝
野竊上議虧政理則是欲清其流而先濁其源致弊之
由乃自臣始豈陛下所以屬任微臣之意愚情所以圖
報萬一之心況祖宗以來進官之法或以歲月或以功
勤今於斯二者實無其一又於執政之內不為以事當
遷欲貪厚息何義而可伏望特回聖慈俯憐惻迫速賜
德音遂其所乞至於國公戶邑則臣更不敢辭謹具劄
子奏陳無任赤心懇激之至取進止

開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臣近三上表及再進劄子以陰陽不調雨雪愆候乞欲免黜蒙面諭不允仍降批荅令斷來章臣仰惟寵遇之厚恩旨之嚴固欲強顏趣於順命然信宿以來早氣轉甚臣夙夜震惕職思其憂所以不避冒煩至於五六敢祈仁聖必賜矜從此臣區區之愚義不得止者也蓋宰相職調陰陽災異即當罷免行之已久故事甚明今亢陽為沴經涉冬春隴畝之間焦枯日甚閭巷之內疾疢將興天戒丁寧咎自臣始陛下側身思變發於懇誠忘已憂人見於顏色以至詢訪周於列位請禱徧於群神聖心焦勞中外嗟仰豈臣之分當得晏然雖陛下大

息歆終覆護而四方觀聽責當謂何且臣少壯之時尚
虞不職今齒髮已暮理當乞身欲貪寵私何義而可伏
望祭臣素守體臣至誠早回聖慈許從罷黜矧今舊德
之老新進之賢求於朝廷所在森列取以代臣必致休
證使臣得避賢者路退守丘園豈惟上厭天心下塞人
望亦所以全陛下始終之恩成老臣去就之義況應天
人惟在誠實臣既知當退豈敢矯誣所望睿明審加詳
擇臣無任恤誠迫切之至取進止

英宗實錄院申請

奉勅脩撰英宗皇帝一朝實錄伏以先帝功德之美覆
被天下宜載方策傳之無窮而未有日替至於時政記

起居注亦皆未備

今此論次實憂踈畧其於搜訪事迹以備撰述尤在廣博使無關遺今取到備撰仁宗皇帝實錄院行遣案卷看詳彼處累次陳請乞搜採取借應于合要照證文字前後條件本院亦合如此施行參詳次作一併申請具下項

文臣少卿以上武臣正刺史以上或雖官品未至而事業勲績可書及丘園之士曾經朝廷獎遇允在先朝薨卒者例合於實錄內立傳故乞朝廷特降指揮下鈐轄諸道進奏院遍行指揮仍劄付御史臺開封府及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入內內

侍省閣門出榜曉示應係英宗朝亡歿臣僚合立
傳者並令供納行狀神道碑墓誌等仰本家親屬
限日近脩寫疾速附遞繳納赴實錄院

一應先朝曾歷兩府兩制雜學士侍制臺諫官及正
在刺史閣門使已上臣僚或因賜對親聞聖誥或
有司奏事特出宸斷可書簡冊者並乞付中書通
劄送已上臣僚委令逐人速具實封供報務要詳
仍乞指揮進奏院遍行指揮應曾在先朝任上件
官位已經亡歿臣僚之家亦許親族編錄經所在
官司繳進不得虛飾事節候到日並降付本院以
憑看詳編脩所貴書成之日免致疏畧

開

一乞下中書樞密院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已前應有臣僚進獻文字曾送史館或留任中書剡刷名件及下史館盡底檢尋降付本院并宰臣與文武百僚凡有奏請稱賀上表所降批荅亦乞檢尋降下

一乞下兩省及司封兵部吏部甲庫學士舍人院樞實錄院所關宣勅及詔書除目告詞如移牒暫借使書時檢尋報應不得稽緩

一乞下禮賓院具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凡外蕃朝貢所記本國風俗人物道里土產詳實供報

一先朝臣僚有得罪謫者乞下御史臺審刑院刑部大理寺據實錄院所要案牘畫時供借

一乞下司天監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逐年其曆日一本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令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應虫蝗水旱災傷及德音赦書蠲放稅賦及蠲免欠負並具實數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應有制置錢穀稅賦茶鹽及榷酒等凡干臣僚章疏論議廢置事件具錄供報當院

一部水監河渠水利凡有論議改更貢部但係郡國

所申祥瑞貢院但干改更貢舉條制太常寺禮院
但干禮樂制作事三司戶部每遇戶口陞降已上
官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
前令子細檢尋供報本院不得

一天聖元年管勾修真宗皇帝實錄所奏修撰官李
維等公文其間有事跡不圓處合係中書樞密院
三司檢尋應副又緣事件不少竊慮差去分手不
得到裏面檢尋是致逐時不檢到照證事件乞傳
宣中書樞密院據李維等合要照證備撰事蹟名
件令合行分手等盡底檢尋應副免致有妨備撰
奉御寶批依奏治平元年備仁宗皇帝實錄院亦

奏合依中書樞密院檢尋合要照證事件乞依天
聖初躰例施行并乞差中書應奉國史文字堂後
官魏孝先樞密修時政記生事劉孝先候見當院
書庫官等將到合要檢尋事件立便收接檢尋應
副又曾乞差中書樞密院編文字官及乞於三司
審刑院大理寺屬官內選差人員各令應副檢文
字今來本院合要中書樞密院檢尋文字照證編
修欲乞依天聖治平初躰例施行

一乞下管勾往來國信所契勘嘉祐八年四月至治
平四年正月末以來所差入國按伴館伴官等正
官借官簿等冊并語錄權借赴當院照證備纂仍

不妨彼所使用

一乞下玉牒所取英宗皇帝玉牒一本照會

一乞下中書編機房合要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一本院但干脩實錄於諸處檢借文字並須當取官真封記往還疾速應付

一乞下尚書司封疾速檢借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中書除改百官官位姓名勅黃照證修纂

開化圖書館

Kaishu Library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三

奏狀

進奉熙寧四年明堂綰狀

祀而嚴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前件物
實之用篚旅以造庭阻就列以陪祠度將心於拱極載
循僭冒伏積震惶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綰狀

天休不宰故大報於親郊上德難名唯駿奔於助祭茲
為邦禮以合人情物輒用土毛敢參庭實第從臣之嘉
頌獨遠清光得萬國之歡心庶將薄意于冒宸表臣不任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綰狀

自天生德與世為歸屬當載育之期敢薦無疆之祚前
件物輒備土毛之末用參篚貢之餘遠守蠻荆莫預造
庭之會仰懷象魏但祈難老之詳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銀綸狀

元命在躬方啓龍興之運鴻圖集祉爰開貺降之祥前
件物敢薦服官用參庭實緣易供之薄獻祝難老之殊
祥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右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資已蒙差太常少卿孫頌替
臣成資闕今臣去替抵有數月竊念臣為有私便欲乞
就移供州或宣州一任情願守待遠關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奏乞回避呂升卿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推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發來赴任次今覩呂升卿授江西轉運副使伏緣臣先任齊州得替後呂升卿為京東路察訪於齊州多端非理求臣過失賴臣無可措拾兼臣弟布與呂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升卿任江西監司洪州在其統屬須至陳乞回避伏乞指揮檢會臣先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東南一般州郡臣為母親見在饒州迤邐前去饒州伺候朝旨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觀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
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熙寧二年朝廷
察其高以為日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
靜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辭不
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潛見錄命下而回
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觀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
得祿其後則國家之於激獎廉退既肆其所守又息及
其世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錄之人有孫侔而後
又有興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為上聞者
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
於隱約而為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枯槁沉溺其守

開

至難故其人至少為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
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為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
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寵錄之所以勵世其
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侔及興嗣躬難進
之節遭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觀為比加恩其子使斯
人不卒窮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興嗣有子群年二十
六歲孫侔令家真州謹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右臣復見授點本州玉隆觀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
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意甚壯歷事累朝嘗任
諫官御史以直道正言能稱其職又任邦伯理兵治民

皆有可紀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中復之
材有已試之效可謂明白方今中外任使嘗患乏人如
中復者豈可遂其閑逸欲乞召至左右使與司獻納或
委以藩鎮使剴治煩劇又能上副憂勤不負委任况中
復年未當退又無疾病憂之散地衆謂非宜伏望早賜
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臣忝任州長不敢不言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右臣準洪州送到勅牒一道授臣直龍圖閣就差權知
福州交割本職公事以次官員發赴本任者孤遠之臣
幸蒙收擢聖恩深厚誼豈敢辭伏念臣老母年高近歲

多病臣第布已移知廣州見赴本任臣若更適閩越則
兄弟並就遠官犬馬之志不勝徬徨伏望聖慈矜憫特
竢新命與臣一便地差遣所有勅牒臣未敢祗受已牒
洪州寄軍資庫收管臣已交割本職公事與以次官員
不敢於舊任處久住見途邈前來听候指揮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下
磨勘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曾遇覃恩改官其於綿歷歲
月積累勞能則考課常法蓋未及之列於郎曹為日已
久方當朝廷崇尚廉素誠抑浮競之時樞獨安於冲靜

所守如此况樞操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循良見於衆
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來再任泉州所
至風績皆可稱記伏乞特降指揮下審官東院檢會樞
合該磨勘月日采其久不自陳特與優轉名曹以獎恬
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
右臣輒露悃愾仰干施衾臣母老幼病見居京師臣任
福州臣弟布任廣州相去皆數千里臣犬馬之志實不
遑寧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憐改授近地尋奉聖旨
不允不敢再請臣既到任屬所部之內寇孽遺類往往
尚聚山谷居人未寧遠近疑駭而州之屬邑又有出於

開

早饑之後臣於此時正當竭其篤鈍復不敢以私計自
陳自去冬及今春以來上賴朝廷威德蟻聚餘寇悉又
殄除田疇之間連獲登稔今山海清謐千里宴然里閭
相安粟米豐羨臣於所部乃無一事可以自効况臣到
任今年八月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為日已久晨昏之恋
誼難苟止則臣可以乞恩實在今日伏見朝廷至仁比
來群臣之中有欲便於養親者並蒙聽許况臣母子各
已白頭兄弟二人皆任遠地今臣於官守又無可以驅
馳之事伏望聖慈憫惻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
京主判間慢曹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
臣雖糜殞曷報聖恩臣不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昨以老母在京而臣知福州臣弟布知廣州相去各數千里幸臣所部之內盜賊殄除年穀豐稔臣於守官既無驅馳之事而臣到任已及一年遠去連闕為日已久奏乞聖慈哀憐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閑慢曹局差遣或移臣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尋准中書劄子已降勅命差臣權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奉聖旨仰臣交割職分公事訖發來赴闕臣遂起離前來至洪州覩進奏院報已差臣知明州伏念臣已奔馳在路屈指計日望至親側竊計臣老母之心聞臣而來倚門之望固已深切今母子垂欲相見而臣忽他改差遣

開

晨昏之戀既未得伸迫急之誠惟知涕泗且臣母子各
已白首臣母近歲多病臣弟布又知桂州私門之內長
子二人皆遠左右而臣於兄弟之內又寘居長犬馬之
志豈敢苟安况今所得明州足可迎侍臣不敢別有陳
乞欲望出自聖恩特賜矜憫許臣徑馬暫至京師迎侍
老母赴任不敢別有佳滯伏惟天地之德哀而憐之臣
欲候授勅後陳此懇誠臣見在道路恐慮勅命附遞前
來或致遲延頃至便具奏請所貴早得指揮不致別有
留滯臣見水路前去所有朝旨乞降至真州以來付臣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伏為本路提點刑獄朱明之是臣母之親堂弟牒明州
檢到勅條竊慮合該回避湏至奏聞者右謹具如前乞
賜檢會如合該回避欲望聖慈念臣在外十有一年已
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
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為
日已久兼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
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義最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
臣之心實為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
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
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犬馬之養臣至孤至遠
之迹抱此微誠如不自言謹當為臣言者伏惟陛下天

地父母哀而憐之出自聖慈特賜矜許臣不任
區激切之情謹具狀奏聞伏候勒旨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疏狀

彌月開祥本周家之極盛千殊紀節繇唐室之寔昌矧
屬熙朝寔標華日是敢虔薄象敷恭啓法筵傾率土之
歡心祝後天之遐筭庶借動植永賴生成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狀

亂鳥之詩本商入之所自出生民之付原周室之所繇
興矧屬休辰寔開令節生成之造雖難稱於大恩愛戴
之心庶可將於薄物用祝乾坤之久永為夷夏之依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綰狀

人神祐助是開彌月之祥夷夏歸依方祝後天之筭前
件物旅於庭實出自土毛仰瞻北極之尊用將微意願
固南山之壽永庇群生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五月三十日伏奉勅命就差知亳州既近輦轂又
便庭闈仰荷天恩俯從人欲非臣淺薄所能報稱伏念
臣前奏中具陳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非常之
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未得一覲玉色人臣
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為日已久兼臣昨任福
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
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臣之分實為迫切如

開

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移陳蔡一
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日月之光
俯得伸犬馬之養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
况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
臣見已交割訖發離前來所有回降朝旨乞隆至泗州
付臣謹具狀奏聞候勅旨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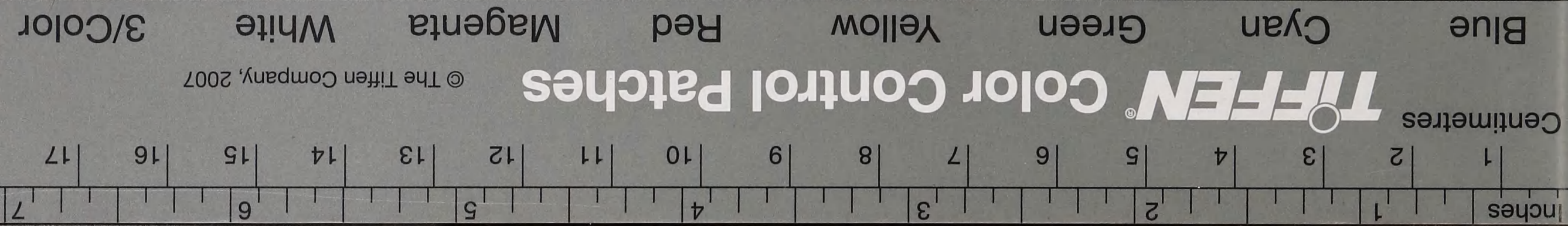
唐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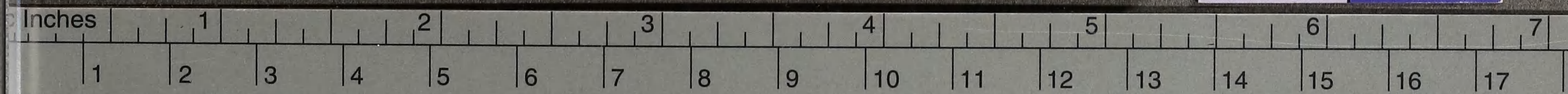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

七

開山圖書館
Karlin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